



佛曆二五二八年十一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6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牧田諦亮 等

本書譯者：索文林 等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942667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將元帳戶

版請勿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6

牧田諦亮著  
索文林譯

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縣大崙山超華寺住持

法曾大師



有了一「世界佛學名著譯叢」這部大套書，不須仰賴他人，自己精研佛學，就算耗費一輩子來求知，磨練自己，也不會令人覺得厭煩，吾人要感謝古聖先賢，他們終其一生殫精竭慮為後世留下佳作。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丁巳年夏  
沈祖堯

##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壬午

##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爲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爲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爲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潘光旦

##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廿  
藍  
吉  
言

## 出版前言

近代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大都注意由漢迄唐的佛教發展，對於唐末以後則多半忽視。主要原因是，唐末以後的中國佛教已經明顯的露出衰象。沒有值得注意的新宗派產生、大師級的佛教人物又不多、教義方面也無法與隋唐時代的水準相比肩；種種現象，都使人覺得佛教在中國的黃金時代已不復存在。

但是，如果從學術意義來看，唐末以後的佛教雖不能與盛唐之佛教光輝相比美，然而其在中國社會、文化中水乳交融之情境，以及由之而演化出來的社會、文化現象等，在中國歷史上都是不能忽視的史實。其研究價值仍然不低。從這角度來看，牧田諦亮所撰之本書，自有其重要性。

全書所收的幾篇文章，都是從社會史、政治史、教團、民俗等角度所作的佛教史研究。像中國民俗佛教成立之過程、後周世宗的佛教政策、水陸會考證等文，都

是我國學術界應該注意而却少人問津的問題。相信這幾篇文章的譯介，不祇在佛學界，即使在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領域裏，也都會有若干程度的價值（原書有九章，此處選錄六章）。

作者牧田諦亮先生（一九一二—）日本滋賀縣人。曾任京都大學等校教授。著有「五代宗教史研究」、「疑經研究」等書。是當代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的著名學者之一，爲已故中國佛教史權威——塚本善隆的得意弟子。先後曾數次來台灣，與已故松山寺住持道安法師曾有來往。

本書正文部份爲索文林先生所譯。索先生爲國內佛教翻譯界耆宿。所譯文章經常在「新覺生」等刊物發表，出版有「維摩經譯註」等書。

附錄之三篇文章中。「近世中國佛教制度」譯自美國佛教學者 Holmes Welch 的『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第一章。譯者爲包可華先生。「易經與楞嚴經」、「陽明學與現代佛學」二文爲日本學者荒木見悟所撰。譯者分別爲佛教界名學者楊白衣教授與如實居士。這二篇文章，都與近世中國佛教有關，故錄之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 塚本序

塚本善隆

牧田學士在佛教專門學校修學佛教教義之後，又在大谷大學、京都大學專攻東洋史學，自此以來，真正是心無旁騖地鑽研中國佛教史。屢次赴中國旅行，是爲了這一目的，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就職，也是爲了這一目的。決心在中國獻身於中國佛教史研究的牧田君，由於戰事發生，其甚多藏書及苦心收集的研究資料都留在當地，孑然一身自上海回國，而仍然心無旁騖地繼續鑽研中國佛教史。

從他加入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中國思想史」綜合研究班以來，他分擔佛教部門，同時對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的整理，幾乎由他一人承擔；除了擔任研究班的重要任務之外，他又蒐集、研究策彥入明的資料，在前年出版了「策彥入明記之研究（上）」。而現在，他又向學界推出「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一書。

書中所收的十篇論文，是從發表於東方學報、東洋史研究、佛教史學、東方宗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及佛教文化研究等刊物上的得意之作中選錄出來的。各文都經過充分的改訂增補而告面目一新。並附錄燉煌本的「廬山遠公話」。綜觀全書，對於外來的佛教如何成爲中國人的宗教，佛教如何廣泛地滲透到社會之中，並到近世仍然存在，本書都曾特加注意，這可說是將日本學界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下最弱的層面，加以照明。

像這樣嶄新層面的研究，結論並不急着下，因此，每一層面的學者應該用不同角度去重行檢討。所以本書廣泛地搜訪資料、並明記出典，對各方面學子有很大裨益。牧田君是默默研究而無悔的學者，我頗知其爲人，故對本書出版之努力與勞苦，以此文衷心地表示敬意與隨喜。

——昭和三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 作者跋

牧田諦亮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中國儒釋道三教關係及中國社會如何容受佛教」的綜合研究，我是其中研究者之一。本書所收集的幾篇論文，就是近數年間參加此一研究所發表文章的增訂。

本書以「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爲名，所指的「近世」，並沒有嚴格的年代區分意義，只不過是討論唐末五代以來之比較「近世」的問題而已。內容包含在傳統儒家社會裏、如何接受含有異質文化成分的佛教、以及佛教是如何不得作自我轉變的過程。（本書原有「佛教史學的發展」、「關於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明代知識分子對佛教的容受」、「王龍溪對佛教的理解」、「釋氏源流考」等文，由於預定頁數的限制，無法容納。請俟續編中一併列出。）

關於本書中之廟產興學一文，爲任職於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時所撰，並曾發表於「東亞研究」第六十四號。執筆以來，迄今已逾十五年，但是，對現代中國佛教的研究而言，並非全無意義，故仍斗胆收錄於此。

最後一篇「廬山遠公話」，在研究所裏，正由龍大、谷大、大阪市大、京大等校研究員進行研究。從對大英博物館斯坦因所輯寫本的共同研究中發現，該文是有關淨土教始祖慧遠的講唱文學作品。是趙宋初期書寫之貴重的民俗佛教資料，由於與本書性質相符，故附錄於此。本書承伊藤洋子夫人謄寫原稿、承入矢義高氏註記句讀、校異、與賜示難解的俗語，謹在此表示深厚的謝意。

對本書的出版積極地慇懃的是塙本善隆先生，承先生惠賜序文、題簽，又回想長年以來在研究上所蒙受的學恩迄無以報，真是爲之慚愧不已。又：對於擔任本書校對、及索引編製的竺沙雅章（京大博士班研究生）君的辛勞，也在此一併謝過。

承知恩院將此書加入爲「法然上人七百五十年大遠忌」的紀念出版品，並且安排爲「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三」而出版，身爲末流的我，有無上的歡喜。

昭和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宗教研究室

# 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 目次

出版前言

塚本序

作者跋

第一章 中國民俗佛教成立之過程	一
一、僧伽和尚	一
(一) 民俗佛教的意義	—
(二) 僧伽和尚傳及其變遷	—
(三) 日本入唐入宋僧所看到的僧伽信仰的實況	九
(四) 僧伽信仰普及於各地	一六
(五) 關於敦煌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	一三

(六)僧伽和尚信仰與中國民間的傳承 ······

二九

二、寶誌和尚傳考——中國接受佛教靈驗的一個型態 ······

三三

(一)前言 ······

三三

(二)寶誌和尚及其生涯 ······

三五

(三)寶誌傳的改變 ······

四二

(四)梁武帝時期 ······

四五

(五)寶誌故事的流傳 ······

四九

(六)日本人所傳的寶誌信仰的故事 ······

五九

(七)結論 ······

六三

第二章 後周世宗的佛教政策 ······

八九

第三章 贊寧與其時代 ······

一三一

一、趙宋帝室的佛教信仰 ······

一三一

二、官僚士大夫階級的佛教抑壓論 ······

一三六

三、贊寧的生涯 ······

一四〇

四、贊寧的著述	一四八
五、獨裁君主治下的教團立場	一五七
補遺	一六六
第四章 水陸會考證	一八五
第五章 「皇明文海」方外部的佛教史料	二二七
第六章 敦煌本 廬山遠公話	二三九
附錄一：近世中國佛教制度	二六九
Holmes Welch 著 包 可 華 譯	
(一)寺院的人事	二六九
(二)禪堂	二三二
附錄二：易經與楞嚴經	三五九
荒 楊 木 見 惺 譯 著	
木 見 惺 著	三七五
附錄三：陽明學與明代佛學	
如 荒	

# 第一章、中國民俗佛教成立之過程

## 一、僧伽和尚

### (一) 民俗佛教的意義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傳統儒教倫理支配下的中國社會，如何接受本來是外國宗教的印度佛教？以及爲了使佛教在中國流通，佛教自身的教義應做怎樣的變通？東晉、南北朝時代對於接受佛教的問題，嘗在一部分上層士大夫階級，與精通儒學的僧侶之間，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庶民階級對此則漠不關心，在他們之間普遍流行的則是佛圖澄等所倡導的神異佛教。

實際上，認爲中國人的佛教實況是：佛教不是爲一部分上層知識階級，以及佛教徒中專門從事學術研究者，所作的戲論，而爲構成社會大多數的庶民所信仰，成

爲他們生活的支柱，這種想法是次要的。隋、唐時代成立的新宗派，被認爲是起源於印度的佛教，轉變成爲中國人的佛教的第一步。但如果仔細考察，就可發現僧侶的佛教與在家者的佛教、知識階級與庶民階級的佛教之間，還是相當隔閡；庶民生活與接受深遠的佛教哲理之間也有很大的距離。

一般所認爲的支持中國佛教發展的教義，雖然其本身自有立場，但這究竟能否作爲庶民佛教信仰的基礎則仍有疑問。關於這一點，有人認爲明、清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宗教，才是中國庶民間所接受的佛教的真貌。

如果說「民衆道教」一詞可以成立，則「民俗佛教」一詞也可以成立。「民俗信仰」乃是鄉野之間長年傳承，沒有一定範圍的自由的信仰。這種信仰在觀察中國接受佛教時，是必須考慮的。現今，由僧侶所傳承的教義的發展，以及庶民佛教信仰的發展之間，實很難看出關連性。下面希望從民俗佛教（如果此語可以使用的話）的立場，來考察佛教信仰的變遷，以看出浸透到庶民之間的中國佛教的真實情形，再將不重義理重文字且煩瑣的「中國佛教」，與在市井小廟被貶爲民俗信仰，蒙上千年之塵，爲庶民所熟悉的「中國佛教」，作一比較，從中探究唐代以降僧伽和

尚的信仰。

## (二) 僧伽和尚傳及其變遷

記載僧伽和尚神異的文獻很多①，而且愈到後世，他的事蹟愈增加、誇張，這與民間信仰的發展如出一轍。

現存最古的僧伽傳的資料，首先當推李邕（六七三—七四二）的「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收錄於文苑英華卷八五八）。根據李邕的記載，僧伽和尚於景龍四年（七一〇）在長安薦福寺入寂，享年八十三。他的記載是可信的②：

……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入地。龍朔初（六六一）忽乎西來。飄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鳥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鎖。降伏貢高。……香象之行。雖極水底。神龜之出。亦兼陸道。……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慈悲眼目。信義方寸。興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已多。遠近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謁真僧。作禮祈祥。焚香拔苦。

以上是說僧伽和尚飄然西來，致力化導東方，道譽高隆。特別是他察看臨淮地方，發心設寺救濟民衆的苦難，以普照王佛爲本尊；遠近男女，以及往來於淮水的舟楫都歸信於他。他們都是爲了向普照王佛祈求平安而到寺中，在見到僧伽和尚後，因篤信其高行，而紛紛信施，使寺院建造得更壯麗宏偉。中宗時，嘗召僧伽和尚入內殿說法，並賜予本尊佛號的匾額。後爲了避則天武后的名諱，將普照王寺改名爲普光王寺。『佛祖統紀』卷四十中有：「神龍三年，勅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的記載。

很多人常來此寺遊覽，「邑屋助其雄。商旅增其大。茲爲勝也。曷以加焉」，就是描述聳立於淮水岸的大寺景觀。景龍四年（七一〇）三月二日，當和尚入寂時，中宗孝和皇帝執弟子禮，親自用漆布包裹其遺體以保全身。並賜和尚福度門人七人絹三百匹，勅有司靈輿傳遞等悉由官給。當出葬時，百官四部均送至國門，遺體五日送達泗州本寺。宛如釋尊之入涅槃，鳥獸悲歎、天地變色。弟子惠嚴、道堅、木叉等建崇塔院，植婆羅樹，仿照蓮花堂，將僧伽和尚照其入定之相葬在其中。如果民衆到他的墓前懺悔罪過，災殃就會忽然消失；如果祈求幸福，就會獲得福報，

靈異無比。歸依的信徒布施甚多，有萬斤的大鐘震醒六種外道，七架講筵開導衆生。

以上，僧伽和尚的傳歷，用李北海美麗的辭藻描述，確實能顯現出高德名僧的行實。特別是其中毫無枉曲、誇張事實的地方。僧伽和尚後來被奉為航路安全之神、水神，是因為他在水上交通要衝臨淮之地——北有黃河，南有揚子江，東有海嘯、淮河自身的氾濫等四重災患——建寺，但這種僧伽信仰並非是神異的民俗信仰，而是宣揚佛教的正信③。

然而，宋初編輯的『太平廣記』卷九十六，作「出於本傳（僧伽行狀？）及紀聞錄』的『僧伽大師傳』，顯然與李邕所傳的不同。

該文首先說不知何國的僧伽和尚，西來中國。原隸屬楚州龍興寺，後至臨淮。由於該地發掘了古香積寺的碑銘及記有普照王佛的金像，於是就地創建普照王寺。接著說景龍二年（七〇八）被中宗皇帝招請入大內道場，尊為國師，則如『李邕碑』所述。但記載和尚獨處時，夜間常將頭上一穴揭開，立即異香芬馥滿室，天明時其香就自行還入穴中；和尚經常如此反覆開閉。傳說飲僧伽大師濯足之水，可治癟

疾。又僧伽和尚在長安薦福寺入寂時，中宗親爲大師起塔，漆身供養，但却忽然起大風，屍臭掩滿長安街上。帝問近臣，奏曰：「僧伽和尚化緣臨淮，皇帝欲葬於薦福寺，大師不快，因有此變。」中宗於是允許歸葬臨淮，於是異臭頓息，全市充滿異香，芬芳郁烈。中宗問萬迴禪師，僧伽之前緣，對曰：「僧伽大師乃觀音之化身」。『太平廣記』中「僧伽大師傳」的結語是：「僧伽大師平生化現事蹟甚多，均載於本傳，故今述其概略」。傳中記錄：

1. 僧伽和尚是觀音的應化。
2. 自放奇香，具有治人疾病的神力。
3. 有以瓶水求大雨的靈應。

等神異的事蹟，完全抹殺了「李邕碑」中所提——努力宣揚佛教，是現實生活  
中德行高超的比丘的特質，而強調其觀音應化身的一面。

贊寧的『宋高僧傳』是在端拱元年（九八八）編纂、入藏的，由於作者對外學的造詣很深，因此其中的僧伽傳，是博採碑碣、傳說等，編輯而成的。由於該書與『太平廣記』的編纂時間相隔不遠，因此其中也列舉了許多靈應的故事，爲我們勾

勒出民俗信仰上僧伽和尚的面貌：

1. 爲十一面觀音的應化。
2. 俗齡八十三，法臘不詳，來唐土教化五十三年，其後有木叉、慧儼、慧岸等三位弟子的活動事蹟。
3. 教化之地不限於長安、臨淮，還到達嘉禾（浙江）、晉陵（江蘇）。
4. 該書傳述流行於當時庶民社會的有關僧伽生前、死後的許多神異，也傳述當時對「神變無方」的僧伽和尚的民俗信仰——相信他對水難、盜賊、疾病、旱天，以及其他種種現世苦難，具有救濟威力。又如「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有所乞願。多遂人心。」的記載，僧伽和尚也得到寺院守護神的地位。
5. 將泗州（距今天的泗州東南百八十里，清初淪入洪澤湖中）當作僧伽活動的根據地，是從《宋高僧傳》開始的。（唐於開元二十三年置泗州治）傳中記載乾元中，有州牧某在燕地求僧伽和尚的肖像時，商人將一幅自以爲是泗州寺之僧的肖像攜歸，後與僧伽塔中的真容作比較，才知實爲僧伽和尚的肖像

## 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

。從此全國開始傳寫和尚的肖像。又傳說後周世宗在顯德四年（九五七）即將攻略泗州時，僧伽曾托夢州民不可輕敵，致使全城安然無恙。此上兩個故事，充分顯示僧伽信仰盛行於泗州④。

關於贊寧在世當時的僧伽信仰，《太宗實錄》上也說「泗州言。僧伽塔白晝有光。民燃頂及焚指斷臂者數千人。吏不能禁。」《佛祖統紀》中也記載其甚多神異⑤。

蘇軾在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夏，爲潮州麻田的吳子野撰「泗州像讚」（東坡後集卷十九），這件事也見於《雲臥紀譚》（卷下），參寥子妙聰作偈云：

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足以看出當時僧伽信仰的實態。

在《佛祖統紀》中，僧伽和尚的特性有了轉變；其中描述他成爲泗州大聖，治水神的情形。由於淮水連年氾濫，泗州受害甚重，據載，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夏「泗州城不沒者兩版」⑥；宣和元年三月，首都汴京有大水，「竄鼴出於院舍，宮廟危甚」。此時，「泗州大聖」率領弟子慧岸、木叉出現，督勵數千人，完成道士